

情悠悠 爱浓浓

金洁



得知莘塍中心小学190周年校庆,我禁不住满心欢喜。屈指数来,离开这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百年名校已整整18年,可我从未停止过对她的关注与思念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在这里工作过7年,那是我教师生涯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。那时候,学校规模宏大,班级学生数众多,当时我就教过一个76名的学生班级,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,一个普通教室怎么容纳得下那么多学生?听说有个班级里甚至有过86名学生的最高纪录,可老师们没有半句怨言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那是怎样一种无私与敬业啊!当年与我们共事的邱和平、朱丽芬、张秀棉、吴彩玲、张秀娟、王莉蓉等一批老教师业务精湛,师德高尚,为学校发展尽心尽责,也为我们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。

因为全体教师共同努力,学校声名鹊起,很多外施教区适龄儿童都想入校就读。还记得1993年一天,同事们为争取入学名额上演了滑稽一幕,身处其中的我颇有感触,写下《抽签》一文发表于《温州日报》,之后热情高涨,逐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,先后在《瑞安日报》《温州日报》共发表文章400多篇,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所学校,因为我的处女作就在这里诞生!

当年,作为青年教师,我有幸备受领导和同事关心呵护,是他们为我搭建平台,一次次的公开教学,一次次的教师技能比赛,促使初出茅庐的我不断成长。而我之所以时过境迁仍一直心存感恩,不仅在于这段难得的工作经历,更因为愉悦的

集体生活。那时候,很多老师住在紧挨学校教学楼的教工宿舍,过的是幸福的大家庭生活。紧张的教学之余,我们无需受赶路之苦,外面的交通拥堵与我们无关,即便下雨天忘带雨伞问题也不大,两分钟光景,就可快速回到学校住所,虽然环境简陋,可我们都不觉得委屈,因为屋里笑声不断。锅碗瓢盆交响曲奏响了,这时要是缺少油盐酱醋不必着急,随便去谁家借点过来以解燃眉之急。吃饭时,我们端着饭碗东家进西家出,美味佳肴共分享。茶余饭后,我们天南海北聊天拉家常,有时也见缝插针搞娱乐。到了周末,我们还拖家带口到同事家去串门,酒足饭饱仍不肯撤离,挨个儿睡在同事家地板上,任由呼噜声此起彼伏。

如此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,如此温暖人心的同事情谊,弥足珍贵,无法忘却。

1998年8月,我调去市实验小学。与此同时,我姐姐从家乡湖岭调到这所我曾工作7年的学校。原以为姐姐只是随着我们姐妹俩同时调动与我擦肩而过,不成想因为姐姐,这所学校也因此成了我的伤心之地,因为一年后姐姐就患病,而后永远离开了我们!再后来,外甥姐姐的儿子大学毕业也来到这里,开始他的教师生涯,完成姐姐未竟事业。就这样,这所塘河边上古老而美丽的学校,在我生命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。

如今,学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,行走在环境优美的校园,扑面而来是如沐春风的温馨气息。不管时间多久,无论海角天涯,我都愿深深祝福她。莘塍中心小学!

很少生病的我居然生病了,还要住院。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,但是,又能怎样?

好不容易等到床位,赶紧住了进去。

办理住院手续时,就被护士告知:你是20床。刚开始,觉得没什么,很高兴应下来。然后是各种问话、签字,等到安置好,已是16点多了。

17点时,走廊里饭菜飘香了。

推车到我们这里时,大家都早早拿好碗等着打菜了。

那个打菜大婶一句:20床,我还愣在门口一动不动,邻床病友丈夫提醒:叫你呢!我这才如梦初醒般,赶紧把碗伸过去。之后,那大婶又开始吆喝:19床,18床。

此情此景,我眼前不由浮现出这样一个地方:关押着无数犯人的监狱。吃饭,按号码;出去劳动,更是按号码。他们,早就没有了名字。如果说:叫名字是对一个人的尊重,那么,如果一个人被一个数字代替时,是否已失去了尊严呢?

当然,我知道,医院与监狱有着本质区别。监狱里的犯人,他们犯了罪,践踏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,这样对待

住院杂记

周微燕

他们,当然无可厚非。而医院这么做,仅仅是为了方便。

而且,当医生或护士过来检查或打针时,是一定要询问你的名字,以免发生错误。这样一想,叫号码就号码吧,又有什么关系?何必执念于此。只是无端的,感觉自己就是监狱里的犯人,失去了人身自由。只是,我们不是被监视,而是被看护而已。

这也许是生病的人比较脆弱,爱胡思乱想的原因吧。

第二天,手术顺利结束。好不容易挨到晚上,探病人群不见了,喧哗的走廊安静了,走路声都变得轻轻的。终于,可以睡觉了。刚躺下,却怎么也睡不着。鼻子里插着氧气管,左手上还有滞留针,右手上绑着测血压绑带,伤口还隐隐作痛。怎么躺都觉得不舒服,又不敢变换姿势,正想开始数山羊时,邻床忽地传来排山倒海声音。

原来,是邻床病友老公打的呼噜。说实话,长这么大,还从没听过这么大声的呼噜。刚开始是比较正常的,就是咕噜噜咕噜噜声音。不一会儿,就如远方来了一辆拖拉机,突突突的排山倒海而来。那气势,真让人瞠目结舌。我知道,今晚,想要睡觉已是不可能。只能

闭目养神。我努力想象,自己正置身于海边,正在聆听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。说也奇怪,那声音仿佛真的变成海浪声,一次次地冲刷着海岸,又一次次地退下去。眼前,似乎出现苏轼的句子: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

不对,画风不对,怎么声音又变了?这回,不再是浊浪排空,而是什么呢?我苦苦思索。对!像部队里号角吹响的声音。那连贯如一气呵成的声音,太像部队里每天早上吹响的号角了。心里寻思:莫非在部队里待过吧。

伴着阵阵号角声,居然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,一问,果然在部队里待了20多年。不禁对自己的神猜测暗自得意了好一会儿,真想问一句:呼噜打成这样的也算是一种对部队生涯的留恋吗?

正想着,邻床对我歉意地笑笑:昨晚被我老公的呼噜声干扰,睡不着吧?我呢,这么多年习惯了,没有他的呼噜声,反而睡不着了呢!我也投以微笑:还好,还好!

无论什么,习惯就好。当习惯东西忽而不见,也许一时还难以适应呢。这,应该也是一种幸福吧。

曾经对我那么好的人走了

■王芬丹

朋友在光家附近开店,此后每次去她店里都会想起,想着路上会不会遇到,甚至有时会打开手机看看附近的人有没有光的名字。

明知道光家拆迁,有一次还是特意绕路去看看,没有了三层小楼,没有了上面的小房间,没有了那片橘黄的灯光。

犹记得20岁时,和朋友们一起在那小房间打牌,打手巴掌赌零食吃,一起学着拿水果刀削水果,光说我是给水果减肥,一起拿竹竿砸楼下偷自行车的贼,一起去桃花村梨树下撑着雨伞,摇树干看白色花雨,一起摘桃花,光还差点摔倒被朋友笑话,他们还说我们摘的是并蒂莲。

不久,光参军去了江苏,断断续续的书信来往都是家长里短,问候几句。

忽然有一天,光回来了,原来3年很快就过去了。

然后,光经常出现在市场我的摊位前,经常约我出去玩。可是,我很不习惯,一次次回绝。光说找我太难,硬把自己的传呼机塞给我,我放了两天,又扔着还他。光总站在摊位前说这说那,我只顾低头看书,很不耐烦,等他走后才舒了口气。

后来,也跟光去朋友家玩

过几回,被他们误会的眼神及言语弄得很尴尬,更不欢喜了。

已忘了我们之间是怎么变得疏远,只记得那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: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。

我也不知道,也许是对婚姻的恐惧,还有害怕失去自由贪玩的心在作祟吧!

这两年经常想到光,孩子多大?买车买房了吧?会不会赌博呢?世事无常,也许已经那个了。

那天在光家附近公交车站头看到了阿姨,20多年过去了,没怎么变,并试探着问了一句:阿姨,你是光的妈妈吧?

她有点惊讶地问:嗯,你是哪位?

我是光的朋友,很早以前的朋友,20多年没见了,看你还有印象呢。我接着说:你家拆迁了吧,现在住哪?

是啊,现在住旁边小巷子里。

哦,那光也住这吗?

阿姨压低声音说:光已经没了。说完眼圈红了。

啊,没了?怎么会没了?低呼一声后,只感觉心头一震:什么时候的事?

很久了,没了,有9年多时间了。

这怎么可能,怎么会这样,



你参军前送我的那张照片的样子,以及你很阳光的笑容在脑海闪过。

阿姨很艰难地说:车祸,和战友喝酒,六月初六晚上。

傻站在那,什么也问不出来了。这时车子来了,阿姨红着眼上车远去,我站在那有点不知所措。

原以为遇到阿姨可以联系上光,问候一声。没想到,遇到她以后才知道,再也联系不上了。如果不叫住她,也许在我想来,光还在红尘某个地方或精彩或不精彩的生活着吧。

我真的后悔了!